簷曝雜記

簷曝雜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軍機處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　諭旨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為親切地如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為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為之
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由敦長於文學特薦入以
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皆文端筆也國
書則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馬班公第蒙古文則有理
藩院納公延泰皆任屬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恒領揆席
滿司員欲藉為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
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
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
沿日久遂為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上亦知司員所為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入凡部院

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昔此軍機前後
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
貴必以重臣爲之而中書令官尊不常親奏事多令
中書舍人入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爲權要地唐初
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元宗時又移於
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中葉以後
宦者操國柄設爲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
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爲權
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元暉爲
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觀羨故宣

樞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譖元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尙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樞密院學士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爲樞密使周世宗時王朴爲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卽六朝之中書其於唐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爲一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日萬機登記撰錄不能

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本章
撰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
見有所論則命內監先寫事目付閣撰文於是宮內
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
密院無異矣　本朝則宦寺不得與政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
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　旨之例而機事
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
機大臣承　旨
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即承　旨
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

也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學士

廷寄

軍機處有　廷寄　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即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為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須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僱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　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軍機印存　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仍繳進自用兵以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免狼藉遺失奏尊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愼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

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　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　旨令汪文端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　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

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旣感和
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焉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榷又
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
文和公在雍正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
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 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
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傅文忠

爲旨撰頗稱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發其門督撫皆不
交不特爲與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
湖撫陳文恭作函不過籓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
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軍機司員更莫有過而問
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毳數事值三十餘金
顧北墅雲入直詫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
漱田日杏所識外吏稍多屈從
南巡送太問有賻遺歸裝剩百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
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
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
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璟嘗正襟危坐有部院

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詞云

軍機撰擬之速

軍機撰述　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兵軍報至輒遞人所述　旨亦隨撰隨進或　巡幸在途馬上降旨傅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撰繕馳至頓宿之　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尚有一尖營以備　聖駕中途小憩者　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

亦然限於晷刻究不能也盡事理每煩　御筆改定云

軍機直舍

余直軍機時直舍即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半又逼近隆宗門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紮拂輒蠟淚污滿身非特戎帳中爲然木蘭外有　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歸田後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　行宮之軍機房明牕淨几

華裀繡毯當筆者俯隱囊欹而坐頗顧盼自雄余不覺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 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

余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

報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撰擬自

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

聖學一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為古今所未有

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

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

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

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既成文端又斟酌盡善及進呈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者非親見斧削之迹不知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聖學二

上每晨起即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巳皆無閒時矣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硃筆

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
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　御筆令註之者則
諸大臣歸邇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
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　御製雨獵詩有著製
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
篇衣製杖戈註云製雨衣也又用兵時　諭旨有硃筆
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
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
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
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
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于文襄供奉并詩本

亦手自繕寫矣御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

聖射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輒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見者己巳歲十月偶在大西門前射九矢九中錢東麓汝誠嘆為異事作聖射記進呈不知聖藝優嫻每射皆如此不足為異也

皇子讀書

本朝家法之嚴即 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

惟內府蘇喇數人（謂閒散白身人在內府供役者）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復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宜乎皇子孫不惟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然於胸中以之臨政復何事不辦因憶昔人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如前朝宮庭間逸惰尤甚皇子十餘歲始請出閣不過宮僚訓講片刻其餘皆婦寺與居復安

望其明道理燭事機哉然則我 朝諭教之法豈惟歷代所無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善射

一日至張三營行宮

上坐較射 皇子 皇孫以次射 皇次孫綿 方八歲亦以小弓箭一發中的再發再中

上大喜 諭令再中一矢賞黃馬褂果又中一矢輒收弓矢跪於前

上若為弗解其意者問何欲仍跪而不言

上大笑趣以黃馬褂衣之倉卒間不得小褂則以大者裹之抱而去童年嫻射已是異事而此種機警在

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界也

慶典

皇太后壽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屆六十慈壽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撰樓閣天街本廣濶兩旁遂不見市廛錦繡山河金銀宮闕剪綵爲花鋪錦爲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狀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後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顧方驚右盼復眩遊者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觀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於點綴而不甚費者

或以色綢爲山岳形錫箔爲波濤紋甚至一蟠桃大數間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廣東所搆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萬眼楚省之黃鶴樓重簷三層牆壁皆用玻璨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鏡則爲廣榭中以大圓鏡嵌藻井之上四旁則小鏡數萬鱗砌成牆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億身如左慈之無處不在眞天下之奇觀也時街衢惟聽婦女乘輿士民則騎而過否則步行繡轂雕鞍填溢終日余凡兩遊焉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親身見之豈非厚幸哉京師長至月已多風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日至二十五日無一陣風無一絲雨晴和暄暖如春三

月光景謂非天心協應助此慶會乎二十四日
皇太后鑾輿自郊園進城
上親騎而導金根所過纖塵不興文武千官以至大臣
命婦京師士女簪纓冠帔跪伏滿途
皇太后見景色鉅麗殊嫌繁費甫入宮即命撤去以是
辛巳歲
皇太后七十萬壽儀物稍減後
皇太后八十萬壽
皇上八十萬壽聞京師鉅典繁盛均不減辛未而余已
出京不及見矣
大戲

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胄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
余嘗於熱河行宮見之
上秋獮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覲中秋前二日爲　萬壽
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率
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
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
大觀也戲臺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
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
庭中亦滿焉有時神鬼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
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
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十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

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數至唐元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迎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

烟火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　圓明園宮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　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鐙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而馳來各在

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

木蘭殺虎

上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爲期初出塞過青石梁至地名兩間房者其地最多虎虎噬人例須進一二虎其職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從木蘭一日停圍

上賜宴蒙古諸王方演劇而蒙古兩王相耳語

上瞥見趣問之兩王奏云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

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蒙古王隨駕另駐營在大營數里外

上立命止樂騎而出侍衛倉猝隨虎槍人聞之疾馳始

及採得虎窩僅兩小虎在

上命一侍衛取以來方舉手小虎忽作勢侍衛稍陜輸

上立褫其翎頂適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

攫一虎挾入右腋

上大喜即以所褫侍衛翎頂予之其時虎父已遠惟虎

母戀其子猶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之歷重巘騰

絕澗

上勒馬待至日將酉始得虎歸虎槍人被傷者三人一最重賞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其二人各銀百兩虎已死用橐駝負而歸列於幔城自頭至尻長八九尺毛已淺紅色蹄粗至三四圍蓋虎中之最大者

跳駝撩腳雜戲

未至木蘭之前逐次每到行宮

上輒坐宮門外較射射畢有跳駝布庫諸戲皆以習武事也跳駝者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於庭捷足者在駝旁忽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絕技也布庫亦謂之撩腳本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為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領及襟率用布七八層

縱之使堅韌不可碎初則兩兩作勢各欲伺隙取勝
繼則互相扭結以足相掠稍一失即拉然仆矣既仆則
斂手退勝者跪飲一巵而去

蒙古詐馬戲

上每歲行獮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
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上至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
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
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
其王公侍
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後必諏日進宴

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絃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靮者千百群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圈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繫駒首令己馬跨駒背以絡絡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而騙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即帖伏矣此皆蒙古戲以供

賚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道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

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若間歲一出則其入覲須八年矣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犬鷙虎

虎食犬常也獨圍場中犬能鷙虎其犬銳喙高足身細而長望之如虵之四足者侍衛逐虎不能及則嗾犬突而前嗾必三犬虎方奔不暇回噬一犬前嚙其後足虎掙而脫一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掙兩掙之間一犬從後直嚙其頷而虎倒矣然犬恃人爲威非有人嗾之不敢也

鷹兎

鷹窠中往往有兎即鷹所生也其走能與鷹之飛同捷

凡鷹見兎必逐而搏之此兎度不能避則仰而簇四足於腹俟鷹至劈而開之則鷹爲所裂矣

木蘭物產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
聖祖秋獮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即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語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蕈惟興安嶺稍有樹全惕莊爲熱河總管嘗奉　旨採木於木蘭謂余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伊瑪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有落葉松蒸氣益寒則松葉亦落矣木蘭出蘑菇最佳每秋獮駐營後土益肥故所

甚美皆呼銀盤蘑菇取其形似非也蓋營盤之訛爲
銀盤耳地有鼠土疎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
如塚余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
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帳前尺許地漸墳起詫爲異
事袁愚谷謂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
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野雞味最鮮初
在草中爲人馬所驚輒飛起然飛只在兩山間不能越
山而過力竭則撲而下入草中尚能衝十餘丈過此則
以首伏叢薄不見人即自以爲人不見矣俯而拾之尚
活數十錢即買得故可煮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
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榛松子野雞食之故

肉尤美云

蒙古食酪

蒙古之俗羶肉酪漿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蘭中有蒙古兵能漢語者詢之謂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窮夾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爲主割而分之以是爲一年食肉之候尋常度日但恃牛馬乳每清晨男婦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饘粥也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即僧也）非特近邊諸部落也凡喀爾喀準噶爾及土魯番青海西番西藏等處無不虔奉恐後喇

嘛之首號胡土克圖猶內地所稱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達賴喇嘛爲大宗謂之活佛相傳即如來後身世世輪迴者將死則自言托生處其弟子如期往奉以歸謂之瑚畢勒罕至十六歲始放參則又爲達賴喇嘛其實僞也喇嘛死弟子號諦巴者訪某家生子輒托言喇嘛後身而迎以歸幼即教以經典至放參後有來謁者諦巴先爲述其家世令喇嘛見之一二語道著輒共驚爲前喇嘛轉世也故崇信尤甚然西藏路遠西北各部不能往參則各有胡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大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每胡土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其一摩頂便以爲

有福歡喜無量并不必胡土克圖也即凡爲喇嘛者諸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館廬與居宰羊馬奉酮酪夜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然也雖愚而可憫然千百年來習尚如是故　國家於西北諸部亦因其俗而加禮於胡土克圖有時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衆咸挺而爲亂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怵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其明驗也是以上亦有國師號章嘉胡土克圖住京師之栴檀寺每元

旦入朝黃幰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爲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㳂尊龍章嘉正所以怙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余嘗見章嘉顏狀殊醜步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

黃教紅教

喇嘛有黃教紅教之別黃教者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爭競達賴喇嘛及大胡土克圖皆以此重於諸部也紅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呪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準夷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驗

達瓦齊

達瓦齊既至行獻俘禮繫白組跪闕下

上以其未抗拒也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擇宗室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鵞鴨鬧其中以爲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其從人亦皆厄魯特故羶益甚十步外卽令人掩鼻然性淳厚忠謹嘗扈從行圍

上下馬坐茵未至方小立達瓦齊輙手捧落葉堆於地

請

上坐

上大笑賞銀幣以寵之

黑水營之圍

黑水營之圍孤軍陷萬里外凡三月得全師以出誠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將軍兆惠既深入葉爾羌賊衆我寡且馬力疲不能衝殺乃佔一村寨掘濠築壘自守即所謂黑水營也所掘濠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躧入遂日夜來攻而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爲長圍守之如梁唐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流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佔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鳥槍擊我其

鉛子著枝葉間𠯁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既久糧日乏僅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間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婦同掠至者殺其夫即令妻煑之夜則爲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嗜曾除夕明公瑞常公鈞等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籙矣某公慨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餖飣今尚貯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既飽而去則私相謂曰某公亦不晰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葢自十月初旬被圍至此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而上已預調兵在途富將軍舒參贊幸以進援果毅阿公

又以駝馬至遂轉戰而入兆將軍亦破壘而出兩軍相遇乃振旅歸是役也地在萬里之遙閱及百日之久不傷一人全師而返　國家如天之福於此可見然向非預調索倫兵在途將緩不及事於此益見
廟算之遠到云其年遂盡平回地

俄羅斯

西北諸國惟俄羅斯最大我　朝平準夷後西北萬里悉入版圖準夷西北爲哈薩克而哈薩克外皆俄羅斯地也中國之正北出居庸關五千里始至喀爾喀之烏里雅蘇臺爲邊境盡處亦與接壤其地有一種人號烏艮海有我　朝之烏艮海亦有俄羅斯之烏艮海此正

北之連界處也乾隆二十二三年間曾遣使來借道東北之黑龍江運糧則其國境又與我東北之黑龍江相接也回部之外為拔達克山而拔達克山之外又係俄羅斯地則其西境又包衆回部矣不寧惟是康熙年間我朝徵大西洋國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懷仁高慎思等由陸路來亦假道俄羅斯三年始至則其國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將軍西征時聞西北有龔國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銅鑄成豈即俄羅斯耶抑別一國耶俄羅斯至今為我朝與國不奉正朔兩國書問不直達宮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薩納特衙門則兩衙門行文相往來其字又與蒙古異內閣管另設中書二人專習其書

文以便文移其印則圍加三寸盤而油碌堆紙上厚數分不與內地印色同也紙亦潔白可愛其國歷代皆女主號察罕汗康熙中聖祖嘗遣侍衛托碩至彼定邊界事托碩美鬚眉爲女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十八條皆從枕席上訂盟至今猶遵守不變聞近日亦易男主矣

茶葉大黃

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爲命其所食羶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爲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太西洋距

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爲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
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爲我　朝控馭外夷之具也

回人繩伎

回人有能繩伎者與內地不同內地走索之法椓兩竿於地以索平繫於竿而人往來其上耳回人則立一木高數丈者其顛斜繫長繩屬於地回人手橫一木取其

兩頭輕重相等不致欹側則步絙而上直至木之顚并
蹺一足而僅以一足踏於絙口唱歌良久始下眞絕技
也
上每出行武備院嘗以其人奏伎後偶有一人墜而下
者
上憫之自此不得設

簷曝雜記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杭應龍先生

余十餘歲厪能作時文如明隆萬間短篇一日可得四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觀其文義謂他日不患不文而經書尚未畢讀遂不令復作專以讀經爲業十四歲始發筆爲之輒有發揮處十五歲先府君見背余童騃專弄筆墨學作詩古文詞賦四六之類沾沾自喜而舉業遂廢有杭應龍先生與先府君交最厚憫余孤露謂不治舉業何以救貧乃延余至家塾課其幼子念屺而使長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課二君久以舉業擅名者也

余時年十八猶厭薄不肯爲至冬有莊位乾明經移帳於杭課先生從子廷宣書舍與余同一廳事日相慫恿始勉爲之然馳騁於詩古文者已數年一旦束縛爲八股轉不如十四五歲時之中繩墨矣明年補諸生遂不得不致力後藉以取科第得官皆應龍先生玉成之力也及余得中書舍人以歸而先生已不及見余有詩哭之云我歸但有徐君墓公在會憐趙氏孤至今猶抱痛焉

汪文端公

汪文端公詩古文之學最深當時館閣後進羣奉爲韓歐

上亦深識其老於文學歿後
上以詩哭公有云貧治嘗資理論文每契神公之所以
結
主知者可想已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三
年公歿凡八九年此八九年中詩文多余屬草每經公
筆削皆愜心饜理不能更易一字嘗一月中代作古文
三十篇篇各彷一家公輒爲指其派系所自無一二爽
此非遍歷諸家不能也金鼇玉蝀橋新修成橋柱須鐫
聯句余擬云玉宇瓊樓天尺五方壺員嶠水中央自以
爲寫此處光景甚切合公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覺
生動卽此可見一斑矣公又好獎借後進余嘗代擬東

岳廟聯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已進 御奉 硃筆圈出公方繕書適金榕門總憲至謂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門人趙雲崧所集句耳又嘗代和 御製司馬君實玉印詩中一聯云不名符宿望比德稱高賢亦非甚佳句

上命內監持示南書房諸臣謂畢竟汪由敦所作不同諸臣皆宏師事蓋諸臣皆說成名印此獨云不名於君實二字較切耳諸臣皆訣公公又以余答其說項如此及公歿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謂公所捉刀者必好手也及屬草持去其所擊賞者未必佳而著意結構處轉或遭竄改於是益嘆此中甘苦固非淺人所能識余初

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無眞知古學之人天下無眞知古學之人而學遂無復知已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潸焉出涕也

傅文忠公愛才

傅文忠文學雖不深然於奏牘案卷目數行下遇行室礙處輒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愜事理反覆思之無以易也余嘗以此服公公謂無他但辨事熟耳尹文端以南巡事隔歲先入覲公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中有句云名勝前番已絶倫閒公搜訪更爭新文忠輒易公字爲今字便覺醞藉可見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談詩文而極愛才余在直時最貧一貂帽已三載毛皆拳

縮如蝟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門外小直房獨呼余至探懷中五十金授余囑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卒歲資正缺五十金遂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舊帽也公一笑不復言嗚呼此意尤可感已

觀總憲愛才

總憲觀公作最愛才余初不相識也扈從木蘭有宮詹溫君屬余代和 御製詩數首溫即公壻也公與溫皆扈從公見溫詩詢知為余作即令溫致慇懃明年再扈從公先過余邸以扺刀誘誨自是公應制之作皆以相屬後余入翰林公為掌院派擬文定京察一等皆公力也前輩留意人材不遺葑菲如此

大臣身後邀　恩之例

汪文端師兩子今少司農承霈前龍川令承霈皆余授業弟子也師一日忽語余桐城張文和公先以得罪歸今旣歿

上仍遵

世宗遺詔還其配享鉅典　恩莫大焉其子學士君自安泥首闕廷奏謝乃寄聲問余應入京否抑或循故事呈本籍巡撫代奏毋乃不知事體余始知大臣身後有卹典其子例當謝恩而生前官禁近受　眷最深者尤當詣闕謝也及師歿長君郎中承沆不蔭官旣扶柩歸奉　恩綸葬祭如禮歲庚辰服闋赴京補官而病歿於

揚州吾師身後遂無復登仕籍者承霈以書來告余忽憶師前語因令其以　御賜祭葬來謝萬一蒙　恩旨或可得一官遂作書趣霈來而沆亦至余爲白於傅文忠文忠詰其以何事來余告之以故或因此得蒙　恩授一內閣中書文端一脉不墜矣文忠喜曰此可謂善於覓題明日即代爲奏方是時京師諸公卿皆以爲文端既歿其子復何所望而貿貿來也雖舊在門下乞餘光者亦目笑之次日

上至瀛臺奏甫入

上即命內監高姓者出問汪由敦二子在此朕欲一見已而又一內監秦姓者出傳　旨帶領引見及　駕出

二子迎輿前免冠叩頭謝
上駐輿垂問奏對畢
上意似不甚嘉許因問二人履歷奏云皆監生試而未
中
上曰汝明年可再試試而不中可再來　諭畢輿已行
文忠奏云明年乃會試此二子皆監生不能入禮闈
上命各賞一舉人理藩院尚書富公德來傳　旨率二
子叩謝而文忠以余先有內閣中書之語未得遂也又
奏云小者無所能大者書法似其父
上又命以前賞其長子之蔭官賜需而賜壽舉人於是
文忠來傳　旨又率二子迎輿謝一刻間凡三叩頭而

露得戶部主事轉過於內閣中書矣是日滿朝大小臣工無不感
聖天子垂念舊臣恩施逾格有位下者兼頌文忠之垂憫故人子弟而并以余爲有書策之能抑知此事實因師前論張文和語而觸發之然則吾師前語其有意乎無意乎由今思之竟如樗里子之智能計及身後者吾師眞哲人也自余爲二子創此例後裘文達錢文敏于文莊諸公歿其子皆彷此得授內閣中書云

辛巳殿試

辛巳殿試閱卷大臣劉文正公劉文定公皆軍機大臣也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行走之御史眭朝棟上一封事

請復迴避卷卽唐人所謂別頭試也
上意其子弟有會試者慮已入分校應迴避故預爲此
奏乃特黜朝棟爲同考官而命於入闈時各自書應避
之親族列單進呈則雖別無子弟而總裁劉文正于文
襄應迴避者甚多是歲
上方南巡啓蹕時曾密語劉于二公留京主會試疑語
泄而雖爲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結交近侍例
坐以大辟於是軍機大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
歲庚辰科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皆軍機中書故蜚
語上聞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佔之說及會試榜發
而余又以軍機中書符售傅文忠爲余危之語余不必

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適兩劉公又作閱卷大臣慮其以避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定進呈十卷文定公慮余卷入一甲又或啓形迹之疑且得禍乃遍檢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紙條閱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其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公細驗疑是余以語文正文正覆閱大笑曰趙雲崧字迹雖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蓋余初入京時嘗客公第愛其公子石庵書法每倣之及直軍機余以起草多不楷書偶楷書即用石庵體而

不知余另有率更體一種也文定則謂遍檢二百七卷無趙雲崧書則必變體矣文正又覆閱謂趙雲崧文素跅弛不羈亦不能如此謹嚴而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軍機結交之局兆將軍惠時方奏凱歸亦派入閱卷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爲記但圈多者卽佳至是兆公果用數圈法而惟此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第一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親定甲乙然後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拙卷係江南人第一胡豫

堂高望浙江人且皆內閣中書而第三卷王惺園杰則陝西籍因　召讀卷大臣先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皆對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則未有

上因以王卷與翼互易焉惺園由此邀

宸眷翔步直上而余僅至監司此固命也然賤名亦即由此蒙

主知臚傳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獨掛數珠

王歷座遂見之後以問傅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

上心識之明日　諭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　朝尚未有今當西師大凱之

後王杰卷已至第三即與一狀元亦不爲過次日又屢
言之於是鄉會試翼皆蒙　欽點房考毎京察必記名
及授鎭安府赴滇從軍調廣州陞貴西道無一非奉
特旨
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歸田受　恩當更無限尋以太
恭人年高乞歸侍養凡五年丁艱又三年在家之日已
久服闋赴補途次又以病歸遂絶意仕進此固福薄量
小無遠到之器亦以在任數年經歴事端自知吏才不
如人恐致隕越則負　恩轉甚是以戢影林下不敢希
榮進也
偶閲閩書載紹興八年廷試初以黃公度爲狀元陳

俊卿次之高宗召問二人鄉土何奇輒生二卿黃對曰千魚紫菜荔枝蠣房俊卿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賜俊卿第一瀛奎律髓記宋高宗自丁未至壬午所取首甲科者十一人一丞相一樞使三尚書五從官惟公度以忤秦檜郎被論歸至檜死召爲考功郎中而卒是其命本不應顯達故登第之始即遭挫折此預兆於幾先者也

殿試送卷頭

殿試前有才之士例須奔競以所擬對策首二十餘行先繕寫送諸公之門卷內有當切題處固不能預擬而頌聖數語則不拘何題皆可通用也謂之送卷頭延

攬者卽以是默識之然亦須視閱卷大臣之爲人當兩劉公主裁數科則營進者轉或被擯辛巳科余固慮及此而不使知矣癸未新進士褚鈞心及余門人董東亭潮本一榜中巨擘詩文楷法掄魁有餘東亭惟恐不得前列余告以兩劉公不可干以私且其衡鑒自精有才者亦不必干余往事可驗也東亭竊以爲不然而吾鄉少司寇劉誧三先生好汲引與文定又從兄弟也特爲東亭送卷頭文定旣入閱則先覓東亭卷謂同列曰此吾鄉董潮也文正亦覓鈞心卷出示曰此吾向日延請在家修書之褚廷璋也兩人遂不入十卷褚卷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而十卷進呈者或轉遜焉此又因營求而

失之者也然兩劉公殁而不受干謁之風又令人思矣

武闈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爲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丙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擡高一字則凡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擡寫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入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汪劉二公文學

汪文端師應奉詩文門生有才者或爲代作可用即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劉文定公亦令諸門生擬稿却不肯襲用一語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爐錘改製而用之葢爲刻稿地也於此見文端之大亦見文定之精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劉文正公臨事雖頗剛急然賞有蠲別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辛巳歲河決陽橋公奉　命往塞決口時奪流者數百丈埽工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留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見薪

車千百輛環列河干私問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館亟請巡撫奉　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縛縣丞來欲先斬然後入奏巡撫及司道以下爲之長跪良久始釋而數千輛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此雖細事亦可見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尹文端公釐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鉄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

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爲蕭司皆守
成規非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
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
至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

程文恭公遭遇

仕宦進退莫不有命余外舅程文恭公爲禮部侍郎時
在班行中無所短長方疑侍郎一席亦不能久會圓
明園失火舉朝大臣咸趨救公跟隨入正值
上坐小輿出文恭跪道左請
聖安而先入及後入者皆未得見也
上遂心識之明日賞救火諸臣幣物特命給一分自是

遨

聖眷洊歷吏部尚書拜大學士爲一時賢相其端皆自救火之日起

兩中鼎魁

王新城記康熙中有中進士被革後再中進士者乾隆年間有馬全者山西人已中武探花由侍衛出爲參將與同官相爭訐被劾革職入京在九門提督衙門充兵又應鄉會試中式庚辰殿試竟得狀元凡兩得鼎魁亦奇聞也後官至提督征金川戰歿

相宅董仙翁

董華星達存吾邑人壬申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

奇驗壬申將會試須僦宅貢院前余與之約同寓矣時
余客座師汪文端公第公為余賃一宅余不敢却乃囑
內弟劉敬輿偕董寓董所親擇也又有吾鄉符天㴱亦
附焉二場後余詰董私問其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
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
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董劉俱成進士余與符落第
又江蘇巡撫莊公有恭延之相衙署董為改葺數處既
落成公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為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
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宮保之信適以是刻
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應秋試預
叩董董詢其先塋何向教以塋之某方立一燈竿子弟

中某年生者當發解已而果然他奇驗多類此人皆稱

董仙翁

揣骨史瞎子

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爲之北史高歡未遇時與司馬子如等逐赤兎遇盲嫗自言善暗相因徧捫諸人言皆貴而俱由歡齊文宣帝試皇甫玉松術以帛巾袜其目使歷摸諸貴人無不驗齊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聽聲文襄令劉桃枝趙道德等列試之言皆中五代史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

天下復何疑哉遂反役守貞販符氏爲周世宗繼室果爲皇后此揣骨聽聲之見於史傳者也近時亦尚有精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赫德相國方弱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爲之師文定令史相舒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偎偎到書塾請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諛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

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托君是時幸勿
忘今日言當力爲拯之已而或進史於
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　旨發遼左爲民至
今上御極之十年　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
公果爲刑部尚書乃檢史舊案則係　特旨發往不載
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
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
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
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郎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
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
必不至分部其爲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

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其以史言爲妄矣其冬　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兼管部務

一部有滿漢兩尙書四侍郞凡核議之事宜允當矣然往往勢力較重者一人主之則其餘皆相隨畫諾不復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務則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實未嘗檢閱也但聽司員立談數語卽書押而已故司員中爲尙書所倚者其權反在侍郞上爲兼管部務之重臣所熟者其權更在尙書上甚至有尙書侍郞方商

權未定而司員已持向重臣處畫押來皆相顧不敢發一語昔人會奏請親王不可兼部務蓋有所見也

軍需各數

上用兵凡四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共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實銷六百五十八萬 核駁一百十七萬)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軍需銀二千三百十一萬(實銷二千二百四十七萬 行查未結六十三萬)三十一年用兵緬甸至三十四年共軍需銀九百十一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起至四十二年止共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以上係章湖莊在戶部軍需局結算之數五十二年臺灣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萬鄰省撥五百四十萬又續撥二百萬又撥各省米一

百十萬並本省米三十萬石加以運腳約共銀米一千萬

京官趨勢弔喪

傅文忠公扈從熱河而其兄總憲廣公成歿於京文忠乞假歸治喪廣公家受弔之期凡三日已遍訃矣其最後一日則文忠到京日也前兩日遂無一人至者文忠到則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

鐘表

自鳴鐘時辰表皆來自西洋鐘能按時自鳴表則有針

隨晷刻指十二時皆絶技也今欽天監中占星及定憲書多用西洋人蓋其推算比中國舊法較密云洪荒以來在璿璣齊七政幾經神聖始洩天地之秘西洋遠在十萬里外乃其法更勝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鐘表亦須常修理否則其中金線或有緩急輒少差故朝臣之有鐘表者轉誤期會而不誤者皆無鐘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鐘表甚至傔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可互相印證宜其不爽矣一日 御門之期公表尚未及時刻方從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西洋千里鏡及樂器

天主堂在宣武門內欽天監正西洋人劉松齡高愼思等所居也堂之爲屋圓而穹如城門洞而明爽異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邪穌彼中聖人也像繪於壁而突出似離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觀星臺列架以貯千里鏡鏡以木爲筩長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瓈有一層者兩層者三層者余嘗登其臺以鏡視天赤日中亦見星斗視城外則玉泉山寶塔近在咫尺間磚縫亦歷歷可數而玻瓈之單層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兩層者悉倒三層者則又正矣有樓爲作樂之所一虬髯者坐而鼓琴則笙簫磬笛鐘鼓鐃鐲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

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鞴以作氣氣在夾板中盡趨於鉛管下之縫由縫直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繫於琴弦虬鬚者撥弦則各絲自抽頓其管中之關捩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以象諸樂之聲故一人鼓琴而衆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眞奇巧也又有樂鐘并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爲巧絕

梨園色藝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

秋帆合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方爲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間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名所至無不爲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余已出京不及見歲戊申余至揚州魏三者忽在江鶴亭家酒間呼之登場年已將四十不甚都麗惟演戲能隨事自出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較勝云

京師偸拐之技

都門繁會之地偸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吾鄉董某

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衣冠者三人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錢爲其人之同伴者撒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人故驚愕作謬認狀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錢已失撒錢者尚立於旁反告之曰戲館中有錢豈可橫於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即其錢也董熟視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駡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亦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頻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小刀劃破

狐祟

京師多狐祟每佔高樓空屋然不爲害故皆稱爲狐仙余嘗客尹文端第其廳事後即大樓樓下眷屬所居樓之上久爲狐宅人不處也嘗與公子慶玉同立院中日尚未暮忽有泥丸如彈者拋屋而下凡十數丸余拾其

一仰投之建瓴之屋宊即拋下矣乃若有接於空中者不復下亦一奇也余僦屋䠂張衙衕其屋已數月無人居初入之夕睡既熟忽夢魘若有物壓於胸腹者力掙良久始得脫時月明如晝見有物如黑犬者從牕格中出明日視牕紙絕無穿破處先母命余夕以二雞卵一杯酒設於案㸃祝焉詰朝卵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復至

洪經略行狀

先輩嘗言洪文襄公承疇當明崇禎十五年松山被陷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特賜祭九壇其子弟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遍傳人間順治元年

從入關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出經略江南諸省逋寇以次削平後再出經略楚粵滇黔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歸 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云

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 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

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　本
朝兵入慾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
秦檜夫人跨下値夫人方月事追兵過而出兩人頭皆
血汚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
苑監論官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
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而不覺
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
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
之於蔣心餘編修

徐健菴

先輩嘗言徐健菴乾學在康熙中以文學受

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奬拔英畯籠絡人才為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衚衕後生之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琅誦詩文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繩匠衚衕宅子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謁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

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揑名帖遍街市

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飯去質日有稱賀於

上前者謂　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歸附可爲有道之慶

聖祖默然遂置不問崙郎徐令人傳述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閽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閽人怪之答以白徐徐令留見之其人故作踧踖狀謂吾誠意尚未到不敢求見也强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

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聖祖知眷時尚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賡和詩句而已地既親切權勢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襆被進彰義門後爲明相國家司閽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人司閽以江村對即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

旣居勢要家日當則結近侍探
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先知
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　天語垂問輒能對大意以是
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門若爲弗知也者客皆使僕從偵探盥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卒以五鼓入　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襆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若干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

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

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　恩遇中來也

聖祖笑頷之後以忌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攜書編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

按宋史盧多遜爲相時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先白已輒通夕閱之遇上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儕輩服溫子昇先爲廣陽王淵家馬坊中教奴子書嘗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因訪其由是名與稍起按此二事尚江村絕相似

王雲錦

雍正中王雲錦殿撰元日早朝後歸邸舍與數友作葉

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局不成遂罷而飲偶一日入
朝
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對
上嘉其無隱出袖中一葉與之曰俾爾終局則即前所
失也當時遊樂如此雲錦孫日杏語余云